

七百九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一

箴

雜箴

凡百箴一首

詞場箴一首

暗室箴一首

兵箴一首

五箴五首

懼箴一首

憂箴一首

師友箴一首

行己箴一首

績震人箴一首

六箴六首

動靜箴各一首

酒箴一首

食箴一首

凡百箴

梁武帝

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之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政止一作厥身亦喪

厥命惟慈惟恕惟孝惟敬嚴惟率下直惟厥正如彼互御如彼
暴虎家聲不逮有忝爾祖思之既熟決意而行臨難必勇見義
忘生門有賢良家有忠貞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
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崇山落峯高樹析枝履邪念正居安
思危莫言爾賤而不愛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勿謂人微而以
自輕張他疑為卒李衡為兵忠信孝友皆以揚名有黃叔度父
牛醫者聲高海內名重天下伊尹負鼎大公屠肉甯戚飯牛傳
說板築皆王霸師世受爵祿誠爾凡百勿疾勿昏人無貴賤道
在則尊余重告爾莫自抑卑疑克家棟隆唯斯為吉水清煦淨
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詞場箴

于邵

惟士立德必先脩詞學猶殖也問以辨之古有明訓守而弗失

質豈勝文文豈猶質近古以降末學非倫友無求已進欲于人
鍾鼓在堂和聲遠至金玉無質良工以器良工謂何如琢如磨
唯善克舉不知其他文之為大言不可已上應天光下符地理
彼其之子云胡不知見豺則戰惟武之皮坦坦疑作履道自強不
息粲然可觀何命與力曉耽公府秩秩德音苑重式詞場以
箴側陳芻議敢告翰林

暗室箴

歐陽詹

行以集作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出處宜一孜孜碩人冥冥暗
室罔縱爾禮集作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旁集作帷
上蓋天鑿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天不長慝神實正直
神恕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競莊天廻厥害鉏麇已集作
亡又有集作符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

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集作薰歲寒不變
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恐懼文粹作乎其所不見戒懼
文粹作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文粹作 韓愈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始文粹作有征故効天殺作為五兵曰王及霸功
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文粹作原戰龍在野大寶號
旒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踰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
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
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戒奄有九有紂之百
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
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羸民大潰武不可翫翫則必
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戰集本文則危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一作齊桓矜衆集作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
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祧
忽壯直旦順熟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五箴五首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文粹無無勇也予生四文粹十有
八年髮之短者曰益白齒之搖者曰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
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
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文粹作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
夜以無為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鳥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文粹作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辨人反汝以文粹作以為叛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人反汝以為傾謂為御史時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煩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迫文粹作止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勿思文粹作弗思

好惡箴

無悖集作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舍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媿舍也為狂維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詳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顧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謹集作避諱

慎疑而改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集本文粹作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矜矜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集作掩下同以自取汝非其父非其父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集作亦宜然

懼箴

柳宗元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同昏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手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

非道之慙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前人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憚
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徒
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
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恭為憂省而不疲雖死優游
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前人

今之世為人師者眾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
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
以儆已又以誡人 以成 永本作以承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增吾欲從師可從者

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
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不吾以 集作俱 吾不似 中焉可師恥
焉可友謹是之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遇道之友是公
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行已箴

李翱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
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不如思乃陷于惑
內省不足愧刑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於戮
慢謔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 集作由
斯苟遠於 集作文 粹作于 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
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 集作為 我師

續虞人箴

元和十五年 穆宗時

白居易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協惕斯唐書作咸勤于唐書政為生

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敗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

朝野唐書作民亦見用寧在昔玄祖厥集作訓孔朝馳騁畋獵俾

心發狂何以驗唐書作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故我

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

十旬未足為懼上心忽悟為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

宋璟亦諫玄宗怡集作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唐書作璟趨以出鶴

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於野走馬於路豈不殃哉

銜檄可懼意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獸

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裨萬

一臣死甘心自噫夜歸至此四十九字唐書作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六箴并序

皮日休

皮子嘗謂心為已帝耳目為輔相四肢為諸侯已帝苟不德則

輔相叛諸侯亂古之人失天下喪國家集作者良由是也帝身

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生家國乎因為心口耳目手足箴書之

于神安不忘危慎不忘節窮不忘操貴不志道行古人之事有

如符節者其在六箴乎

心箴

大化之精孕之曰人大純之華集作結集作之曰心心由是君身由

是臣中既齟齬外亦集作紛綸耳厭聞義自惡覩仁手持亂柄

足踐禍門舜為天子舜不得尊者與身集作為臣紂為天

子紂乃得尊者與心為君天子之外復有尊者乃舜之

心將舜之身天子之外復有卑者乃紂之心將紂之身危乎惕

哉臣之諫君苟輔相不明諸侯不實君為穢壤臣為賤塵未及

於斯良可自勤嗚呼吾君無忽茲文

口箴

古銘金人謂無言多忽有所發不可不論既有所論復論集作謂多言中庸之士田茲保身吾謂斯銘未足以珍出為忠臣言則及君入為孝子言則及親非君與親則宜默云謗訕之言出如齋淪一息之反流于無根猜毀之言如臨帝闈集作出如鈞天樂聞于無聞佞媚之言出如絲棼一入于人治亂不分間諜之言如鷹鷂鷹鷂之迅一舉凌天天無嗜于酒酒能亂德集作無嗜于味味能敗德以道為飲以文為食成吾之名緊乃勉力

耳箴

聽於無聽默默玄性聞於無聞洋洋化源勿恃已善不服人仁勿矜已藝不敬人文勿聆鄭聲其亂乃神勿信美談其極乃身聽誤多害聽妄多敗近賢則聰近愚則聵堯居九重聽在民耳故得大舜授彼神器勿聽他富榮惑乃志忽聞他貴墮壞乃義慎正今非慎明古是捨是何適古樂而已

目箴

愧爾瞭焉集作然為吾所視高覩古人有如隣里勿分秋毫分於邦里勿視邦祿視於人紀惟書有色艷於西子惟文有華秀于百卉見彼之倨汙甚塗害見彼之賢綿甚葛藟勿顧厲階紊吾大志勿窺怨府損吾高義入吾明者何人而已古之忠臣古之孝子上立大業中光信史苟不若是蚍蜉之類

手箴

惟爾之指屈身由已勿執亂權勿樹賊子勿秉非道勿恃非理勿擠孤危勿援集作授姦冗慎握吾操俾直於史慎杖吾心俾平如

砥剪惡如草颺姦如粃為而不矜作而不恃智如公儒勿為小
巧機如偃師勿為奇伎身高道端毫直國史敬之戒之侯為天
吏

足箴

惟爾跼跼為吾所先居必擇地行必依賢勿踐亂堦勿履利門
勿蹈一作路怨府勿躡禍源鳳凰乃禽不棲凡木騶虞乃獸不踐生
物唯爾棲踐保茲無忽

動箴

動生於欲行生欲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
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嗤
迹無顯露名無文粹作無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但道如砥履過蒺
藜四海如家去劇繫雖日慎一日念集作言茲在茲

靜箴

前人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末冠失則
勿慢阜隸語言成隙深山雖寂集本文粹作樂豺狼爾殛深林雖安虺蜴
爾螫音釋居不必野唯性之寂止不必廣唯心之適勿傲乎名要
乎瘦帛勿矯乎節取乎祿食躬雖已文粹作以安若敵鋒鎬味雖已文粹作以
甘若含冰藥成吾淳集本文粹作高風唯靜之力

酒箴并序

前人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
鹿門山去襄陽南三十里後漢送民傳云龐公以山稅之餘繼日而
與妻子入鹿門山採藥不反是山或名蘇嶺山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有醉士傳存於他錄居襄陽之洞湖洞湖去襄陽南二十里龐
德公之舊隱也衰汚記曰龐公居上洞楊顯居下洞以舸船止目下宿載醇耐一甕音甕可
往來湖上遇輿將酌因自諧曰酒集作民有酒名頌於虧吾性至

荒而嗜於此其亦為聖哲之罪人也又自虧曰醉士自諧曰酒

集作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害醉士酒集作民哉又何必廁絲竹

之筵粉黛之座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酒集作民之稱也訂皮子曰

耽飲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

而已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酌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

論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酌禍所化

化為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也路鄂舒有吾罪其一嗜酒為

晋所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伯窟室而耽酒集作終奔

於駟氏之甲藥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飽氏一有之衙侯飲

于藉圃卒為大夫所惡嗚乎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為鄂舒

之僂過此吾不為也又焉能俾喧為靜乎俾靜為喧乎不為靜

中淫溺乎不為酌禍之波乎既淫溺酌禍作於心得不為慶封

乎鄭伯乎藥高乎衙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二本醉不醉於人

食箴并序前人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甘梁集作糲而已未嘗食於鄉里食

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鄧邑大夫鄧邑去襄陽沔二十里春秋嚮皮子之

名曾未相贅具厚羞以賓之皮子亂大夫訂之曰子自甘梁糲

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子曰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

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日湏豐其羞既日湏豐其羞既

日湏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貧

極嗜之名生旦大夫不見前世之味禍乎故一作羊斟不及華

元受其謀龜羹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熟殺宰夫而趙穿弑

雙鷄易鶩饋子雅而慶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困集作

所欲不可求所嗜不可得方自甘梁糲而已使我生於鍾鼎之家膏粱之門月縱異嗜年成竒欲未必不為御者之奔華元也子家之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盧蒲癸之殺慶舍也此猶之貪集作獸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親戚州鄙為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不能自節亦尤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既集作復集作食於人是食其身

文苑英華卷之七百九十一

鄧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二

傳一

傳

周大將軍丘乃敦崇傳一首

唐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一首

唐故東川節度使盧垣傳一首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後

崇恒州代郡鼓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丘建國賜姓者十二人平陽舉賢登朝者十六族況復大電繞樞流星入昂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道武皇帝以命世雄圖飲馬河洛兄弟十六人分為十姓辨風吹律丘氏即其一為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營丘郡開國公于是天道西北既稟謀謨馬首東南實資匡贊因以封名仍為賜氏與夫南公南北即有連類宗則疑樂正非無桂則魯祖雙軌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青兗二州刺使范陽文昭公洛食之始上馬治國登庸之初

昇槐論道生則絕席武公死則配祠清室夫人太原王氏三世為將四代為公社稷太宗鍾昇貴族伉儷是歸秦晉足也祖提是持節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公子公孫聲名藉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夫人清廉郡長公主孝文帝之第女也王姬有行車服不繫故得衙青上將張耳賢夫婦願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澆沙聚石之營却日橫雲之陣彎派則戟破小支抽劍則泉飛枯井夫人字又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哲德高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親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夫人贈安長郡長公主遊魂寃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歸唯有東平之樹自永安以來魏室大壞海水群飛

天星亂動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誅暴議在於強臣高丞相驅率風雲奄荒齊晉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秦南北渝盟東西敵愾既而各受圖書並當珪璧百姓則父南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大周親戚徧鍾茶炭輸之域旦下之織室關河嚴隔三十餘年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靜函谷此之冠蓋屢涉漳濱中山寃枉之餘代郡凋殘之澤並遇革音咸蒙禮送崇兄賓兄弟二人相看氣息親愛涓零方寸久乱恒山殺翮豈望同飛而安國徒中鬱為卿相班超絕域遂得生還天和四年至於新邑朝庭以舅甥之國外內之親乃授賓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賓得免虎口仍上龍門聲價已高風焱即遠方欲討論國恥申雪家寃橫尸原野是所甘心時不我與先

從朝露春秋若干衛國興文子之動長安有詔葬之悲乃贈本
官加少傅蒲虞勳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年某月日
葬於長安之洪濟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亂子孤莞生妻婺
室即能有節還成守義崇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昆季二人同年上將
彤庭交映榮戟相臨昔二馮同德繼踵當官兩社齊名夾河為
郡比斯榮寵彼猶慙色俄然寘疾掩棺館舍崇兄弟勝衣備罹
禍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
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援之慈恭事寡嫂義甚顏含之孝天和
六年授大將軍餘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門勞旋師之寵異
代同和見之今日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
刺史忽忽橫閣但有誦書曖曖垂帷唯聞善政清不置水明非

舉蠲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有勅大將軍宜州刺史廣
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不禱仍未降感知彼
州內獨蒙滂澤諒由大將軍精誠所至愛念郡人豐稔可希良
以為慰又勅廣化公崇知比存心政術治勤黎人受委稱職嘉
尚無已古人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最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柳
操賜齊陳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荊州
刺史編蒙袞衣之賜治績尤異比之謂乎崇清淨為政廉明為
法人不忍替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嗜慾深沉牆仞喜愠不
形大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禮節是所用心緹袂緗素愛翫無
已當今四効多壘上有公卿之辱鼓擊不息猶勞將帥之謀語
其讐耻唯願橫行死地思其報國不吝身膏原野但今天假之
年特緩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略書梗槩陳之直史

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

李華

梁公諱峴字某其先隴西人曾祖曰吳王太宗愛子也父曰信安郡王玄宗之太臣肅宗之軍佐也公年二十學道於大智禪師志深行苦禪師謂曰汝當為國家陳力緣不在此也自太子通事舍人五遷為魏州刺史化行河朔再遷為京兆尹歲大水至尊幸溫湯每冬為恒幾輔進奉萬萬計公止府縣無所獻上知其簡亮益以重之旬服千里饑不為害忠矣哉權臣所排出守零陵再遷御史中丞荊州等五道副元師徵為宗正卿鳳翔大守時兵荒之後兩京未復公為政人不勞而公賦足智矣哉除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公明賞罰而隱人過下吏不逮上延歲神此字無令引自謝責而慰安之推德及人剛柔皆化仁矣哉平訟此字無獄刑察以人情斷以古義正詞匡

上直法申下明矣哉遷吏部尚書平章事以正直進以正直退貶蜀州刺史四遷為御史大夫兼江陵尹節度觀察使入為禮部尚書宗正卿加黃門侍郎平章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謂大臣歟行垂益之道事堯舜之君公志不申元元失望除太子詹事又歷御史大夫禮部尚書遷吏部領選江西改兵部復命至南陽詔兼衢州刺史一州之人如得父母永泰二年八月薨于衢州一州之人如絕乳育天地痛心朝廷悲懷贈太子少師謚曰某兵部尚書少師同先父之職國家孝治追其世得乎周之興也內有周召外有伯禽康叔漢之盛也東平人輔聖德巍巍公為股股衛侯之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公可謂社稷之臣歟夫子稱閔子騫曰孝哉閔子騫稱史魚曰直哉史魚宣聖德者一言蔽之與公遊者脉公之德曰柱石天下儀刑

摺紳宋一作韓房後惟公一人公享年五十五伯兄恒戶部尚書統

江淮嘗與公並為御史大夫及公之逝伯季同齒哀哉仲兄燁

戶部尚書散騎常侍一門親賢繼美畢榮盛矣哉公嗣子大理

司直孝孤女范陽盧浩妻哀有餘禮孝因其心孝矣哉哀奉世

父尚書公之棠惟自信安歸於上都跣行號哭三十餘里以大曆

二年某月日寔於某原禮也夫人河南獨孤氏柎馬夫人某官

某之女以才淑禮法聞于邦族公為茂德崇勳之後享大名尊位

有令兄弟有賢夫人有男孝有女孝全美如是雖古烈無之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李翱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巽贈鄭川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

宣城一作武縣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為河南尹

謂坦曰某家子其惡人遊破舊產公為捕賊盍使察之坦抑集作仰

曰凡居官終始庶曰祇如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畜以傳其能多

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集有

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弁執

集有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為吏部侍郎授以太常博士會鄭

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為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為監軍使累

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

為也有善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為重職坦適在復所

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為

集作右職柰何自薄欲歟吹笛少年集有為列耶復告諸將曰

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其等

羞愧汗出恨無冗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州城

人皆駭恐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卒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

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之必不受福此自萌矣若從外來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為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樸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於姚有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為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不法坦每爭之詞指深切聽者皆為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事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為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慄慄坦說宰相常執誼速自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以亦為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為負

外郎知楊州

集作于

留後坦假他辭不受叔文不說故事皆不行

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為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為戶部侍郎請為本司負外郎尋轉庫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為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遽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木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刻奏之晟濟美皆白木待罪上召坦對因曰柳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對曰出歸有司以明陛

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
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
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
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真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
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
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
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此集無此字遂命停毀仍禁採樵給五
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試賢良才正之士有懷
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辭抵
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均入為僕射行香時將處
常侍諫議集作諫議常侍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為節集作證
裴均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

何不足以為例耶遂為君所排改右

集作左

庶子坦初為殿中當

杜黃裳為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

言曰聞而人忘其遷之速也

集作也

數月宰相裴坦白以為宣歙

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之

集作反

逆其婚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為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

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以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

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材之志因請弘以為判官

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且隨材而任之況在其兄耶遂

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

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

則無穀柰何

五字集作如無穀何

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

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

集作直

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

田父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
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
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克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
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
郎判度支坦更歷集作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為已務故多所
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謩為伐北水運使時畜馬數百疋
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不度支乃使巡判官往驗之來返上遲之
使品官劉泰听案其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
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於是
遂追劉泰听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則厚價以市之他
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旨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
南免江南鹿腊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田

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為河
所懷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
亶所作城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
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
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強文彩覆之文彩言歟坦
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劍南東川
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旰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
歸怨因殺重旰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籍為已
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盡罷兩說稅外山澤鹽井權
率之藉夷人歌之綿劍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
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
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

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集有子無逃者 薨增禮部尚書

於是集作是之

文苑英華第七百九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三

傳

陳子昂別傳一首

田司馬傳一首

陸文學自傳一首

圻者王承福傳一首

毛穎傳一首

華華傳一首

陳子昂別傳

盧藏用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川四世祖方慶得黑
翟秘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因家焉世為毫族父元敬瑰偉個儻
年二陳子昂集作三十以家狹聞屬鄉人祖飢一朝散萬鍾之粟而不求
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明經擢第授文林郎因
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骨陳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
昂可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家子馳狹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

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為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太學歷抵群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為遠近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狀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狀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勅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曄拜麟臺正子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傳相賀鬻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曹曹上數召見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晚愛黃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桂冠之意屬契

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惣戎律臺閣英妙皆署在軍麾特勅子昂參謀惟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懼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靈向化契丹九醜敢謀亂常天意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威畧邁世受律廟堂弔人問罪精甲百萬以臨蘇門運海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雉傾天下以事一隅此猶舉太山而壓郊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玄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冠威而殆戰士夫冠威長則難以爭絳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冲謙退讓法制不申每事通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後如兒戲豈徒為賊所輕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能家至戶到然後可服况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之兵以屬

王安危成敗在百日之內何可輕以為尋常大王若聽愚計耶
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共成功報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仗氣
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軍須先比量智愚衆寡勇怯強弱部
將率士卒之勢然可合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同前不量力又
不簡練暗驅烏合敗後怯兵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
不可况郟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衆御郟須有法制親信
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鉞有竊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琰
之實行於途必被劫賊何者為寶重人愛之今太王位又摠半
天下兵豈耳琬琰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一失即後有聖智
之力難為功也故願太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
用忠言則至時機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太
王誠能聽愚計氣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

安方求鬪士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
義嘗欲奮身以荅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軍謀不可見危
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絕之乃署以軍曹
子昂知不合因竝默下列一作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

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
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而知也
及軍罷以父老表氣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遂
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秣藥以為養嘗恨國史蕪雜
乃自漢李武之後以迄于唐為後史紀綱紀粗立筆削未鍾終
文林府君憂其事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
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荒
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塞陳集作已數與曳就吏子昂素

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追苛政自度氣力恐不能全因命著
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
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強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
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為文而不
好作其言立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時人不之知也尤重交友
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
慶殿中侍御史畢構監察御史王無兢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
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懷一皆為歲寒之交與藏用遊
最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
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丈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
遊遭家難亡之荊州倉曹槐里馬擇曰擇昔從父友王適獲陳
君怏然忘我幼齡矣揄關之役君籌其謀戎安累年不接晤語

聖歷初君歸寧舊山有桂冠之志予懷役南遊遘茲歡甚幽林
清泉醉歌絃詠用覽所記條徧岷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
言絕道冥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
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嗚
呼陳君為不忘矣遂為贊曰

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濬東注滄海靈光氛氲上薄紫雲
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呼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
於庸豎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田司馬傳

于邵

司馬姓田氏名某字某其先蓋自齊諸田之裔遠代仕漢徒家
於秦世一作今為京兆茂陵人也生而岐嶷七歲能誦詩遂通諸
經盡大學數歲不上第因左常侍王倕授鉞西河之地乃喟然

而嘆謂同舍生日大丈夫立身致位不在於此徒索長安米耳
遂投刺王公見而奇之數目酬對以為必可用也遂表隨軍要
籍從事耳目甚有裨補君無何公罷將軍下勢祿乃不及亦無
愠色御史大夫哥舒翰兼統五原雅知其人得之甚喜表清勝
府別將非其好也人皆歎屈獨不以介意驟得永平府左果毅
長松府折衝雖從例叙亦不出牙幢之內矣天寶中士馬殷富
國用仰給哥舒公得贖武於河隴之間橫行青海河收九曲西
拓蕃境數千置亭候郡邑創鄯城郡於河源軍又類臨蕃縣由
是選舉能吏以充負位者見善如不及臨蕃介在大一作府尤難
其所被斟酌者蓋百餘輩人人自以為得令而哥舒公使策
取之招輯新附承上接下罔有不悅其聲洋洋播於遠近會安
祿山以范陽叛潼關失守有詔御史中丞郭英又專治隴右未

及下車表渭州隴西縣令實資舊跡撫我凋甍曾未浹年風大
變郭公嘗按部至邑見其治理褒歎久之不以禮物為隔時一作
為公道見合下榻宴慰累日方還今閬州刺史馬推參謀軍事
亦幕之良也時有序述滿歲鳳翔尹李鼎復兼隴右以秦渭臨
兆餉饋不繼漢陽之賦以資之遂舉知長道縣事仍表請起拜
要固辭不獲隨牒負來在公之勤歲寒不易嘉聲美政益震於
曩時自是日慎一日謙而致讓者至於數四時特進鴻臚卿兼
刺史太原王公勞於取人逸於用人前後褒貶無有不當田公
雖讓德有餘而王公渴日不足遂舉揖司馬仍知縣事聊以為
喻且俟後命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田公有焉又曰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王公有焉故人歌之曰二公更事闔境知疵二公
其休誰其為嗣君子聞之曰漢陽之郊政有經矣昔者巫宓卓

魯亦由令之視昔雲霄之望豈徒然哉邵忝春秋之徒實採與人之誦執簡以往為之傳云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知孰是有仲宣孟陽之貌陋而有相如子雲之口吃而人為人才辨為性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一作擇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惧又與人為信縱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偏言也上元初結廬於茗溪之涓閉關讀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謙水日長扁舟往山寺隨身唯紗巾藤屨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繫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遠暮至日黑輿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三歲一作載惇露育於境陵太師積公之禪自九歲學

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為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為孝乎羽將授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為孝殊不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因矯傑撫愛歷試賤務掃寺地繫僧廁踐泥圻牆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為字他曰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初傲青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芟剪卉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憎然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為傭墮鞭之因歡云恐歲月往矣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為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曰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末詣伶黨著諧談三篇以身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曰念爾道喪惜哉

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
吾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捐樂工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海
邑吏召子為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黜守見異提手撫
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於火門山鄒夫子別
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
鳥幫一作犂牛一頭文槐書函一放白驢幫牛襄陽太守李愷
一云澄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比物皆已之所惜也
一云棖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一作秦人過江子亦過江
與吳興釋皎然為緇素志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為
善若已有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若為逆耳無所迴避繇是俗
人多忌之自祿山亂中原為四悲詩劉屨窺江淮作天之未明
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泣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

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
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
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巧者王承福傳

韓愈

巧者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
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
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鋸木食餘三
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
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癡疾餓者焉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
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蜀本百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
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出令二字蜀者也而百

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集作大小唯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

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夫鏹易能可力

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

心難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集作故

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鏹以入於貴富之家有年矣

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

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

能有也或集有則字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

怠其事而得天殃者也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

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己之不可強

為之者也十字蜀本作知其不能而強為之者耶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蜀本有之字

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

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于人哉又曰

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

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集有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

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使聞而惑之又

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

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朱之道不肯

拔我一毫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

蓄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

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集作忘道以喪其身者

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覽焉

毛穎傳

醢其家

文粹作醢其肉

前人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跡佐理禹集本文粹作冶東方土閣本作土養萬

物有功曰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果然明眎八世孫翫世傳當殷時居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姁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伐遂隱不仕

或文粹無此字云居東郭者號東郭曰藐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

及盧怒與宋鵲集作捉謀而殺之暨其家秦始皇時使二本無此字蒙將

軍恬南代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

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召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

徒缺口而長髮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

忝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園毛氏之族枝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

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

城號曰管城子目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

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

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乃至三字文作粹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

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唯上所使

自秦使文粹無此字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

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集作喜隨人意正直耶曲巧拙一隨其人雖

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遷文粹作拜中

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

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蠲者常侍上休方蜀本作乃罷穎與絳人

陳玄弘衆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

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住上嘗恠焉後回進見上將有任使

拂拭之曰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暮晝不能稱上意嘻笑曰

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文粹有君字而今不中書耶

對曰臣所謂盡心者也文粹作焉因不復召歸對邑終於晉城其子孫

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唯居中山者能繼父母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

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

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其非罪及蒙將軍拔中

山之毫始皇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

卒見二字文粹作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文粹作以有功賞不酬勞以老

見踈秦其集作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前人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健為皇帝時以

力見文粹無此字召拜大司農以其關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

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

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孿生吾年襲先祖爵仕

至上輕車都尉華母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句踐時嘗待宴

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孿因引重二字集作引輕車使至大行山力

不任事遂死於輟轅下蜀本有主字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報刀而集作以

解之其枝集作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

於王事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集為有字性堅勁屈強

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毫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

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未大夫是後稍稍

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焉華嘗曰吾心勤久今方成

名得處在集無在字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為父善履道別威

儀進止集作退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集作繫毬

射御及交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俱文粹作借往仗事上父

之因病文粹作忽開口論儀泄露密集作上旨上由是東之詔將作大匠

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令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
不甚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
顏色顛顛衰憊失度上恣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集作

今棄於市朝文粹無此字不復召子矣遂棄之而終華無子文粹其繼

者族人矣衰憊失度此上文粹有又字今棄於市朝五字本本太史公

曰華之先皮姓五字集作華氏之先出於皮姓軒轅時蒼頡觀焉跡制文字以其始

於皮而聲於華故從華焉初華集作華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集作為趙武靈王

見重是後世子孫盛於集作於中國漢書功臣來有賈棗侯華朱者

即其後也文粹作漢書功臣來有賈棗侯華朱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

胡而表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於中國

陳子昂殆戰士殆二殆字肝江本並好作肝本作好巧其瑰寶肝本作其下瑰寶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四 傳三

宋清傳一首 種樹郭橐駝傳一首

童區寄傳一首 梓人傳一首

李赤傳一首 長恨歌傳一首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
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青藥輔其方輒易讎成譽清疾病疔瘍

者五字蜀本作信能療病放病者亦皆樂就清其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

不特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

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

曰清蚩妄人也或者集無者字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

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

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

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

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

仇耳役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

利又不為妄報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

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息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

旦復柄用益厚報親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手人者炎

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

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

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

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

塾鄉黨以壬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

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前人

郭橐駝不知始文粹有自字何名病倭隆文粹作癘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

云其御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

將及賣果者皆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蜜

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劬慕莫能如集本文粹作加也有問之對曰橐

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文粹以致其性焉爾凡

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

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蔭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文粹者全而

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文粹不抑耗

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

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集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

憂則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雖曰愛

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能為矣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業也然吾居御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已禍且暮

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最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繰二本蚤織

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

文粹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文粹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

耶故病且息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不亦善夫

問吾養樹得養人術文粹傳其事以為官戒也文粹

人仍有所字童區寄傳 前人

柳先生曰越人少思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

以凱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桔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

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狀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

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茲耗少得自脫唯

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寄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

寄者柳莛牧兒也行牧且莛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

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寄偽兒啼恐懷為兒恒狀賊易

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

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

皆刃力上下集作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

駭將殺僮曰為兩即僮孰若為一即僮耶彼不我思耶即誠見

完與思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

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

所愈束縛牢甚夜半僮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

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僮賊

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召

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

卿御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於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

而計集作殺二豪豈可近耶

棊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類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

梓人傳

前人

尋引規矩繩墨家下居礮大梓斲器之間其能曰吾善度財兒

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兒群工役焉捨我衆莫

能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受其直大半焉

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

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

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鉅二句文梓咸作皆環立響之梓人左

持引曰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

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鄣

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具不勝任者怒而退之

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

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日某建則其性字也

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

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
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
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類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
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職判而為百役
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
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歿尹以就役焉猶衆之各有執伎以食
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
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
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乎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
於堵而續文粹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

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
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天然後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居首而望曰吾
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
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動集作勤勞而不得絕焉猶梓人自
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
其不知體要者及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
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
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
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
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
發其私智勞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

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仰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文粹疊可手裁三字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嘗古本文粹作常日

前人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要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也取絳雪

餌之赤不肯

文粹有服字

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

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

文粹有其友二字

曰汝吾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脯間為書輒而圓封

之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

集有而字

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

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外堂面吾妻

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

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

何若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

去是廁遂行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耳復入矣持出洗其

汙衆環之以至日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且跪起無異者

酒行文未及言已飲

文粹作飲已

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

其床捍

文粹作作杆

門門堅不可入其友斗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

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息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柳固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恠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假赤之笑哉

長恨歌傳

陳鴻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于子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右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右

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

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人命婦媚媚景從浴

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而若有遇顧川文粹作顧遇

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子

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

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既出水體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

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

金釵鈿合以固之人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

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嫵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

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興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

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際宮

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

殊艷尤能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川文粹皆列在清貫爵為通侯妹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官車服邸弟與大長公主睥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忽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為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凡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嚮闕以討楊氏為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感陽道次鬼亭六軍徘徊持戰不進從官即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筆綴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忤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怒上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蒼黃展轉竟就死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兗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

自南宮遷於丙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瑄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獻秋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主又能遊神馭氣天出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勞求四虛上下東極天川文粹海跨

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

玉妃大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其門方士次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

天子使者具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

沉洞天日曉

川天粹

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歛足拱手門

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王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

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決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默指碧衣取金釵細合各析其半授使者為我謝大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王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為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王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華焚香于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扇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失女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念如旧因言大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

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自樂天自校書郎尉于整屋鴻與琅邪王質夫家于是邑假日相提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閨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室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聞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耳

此篇又見麗情集及京本大曲頗有異同並錄于後開元中六符炳靈四海無頗禮樂同人神和天子在位歲久倦乎肝食始委國政于右丞相端拱深君儲思國色先是元獻皇后武惠妃皆有寵相次夢謝宮侍無可意者上心忽焉不自樂時歲十月駕幸驪山之華清宮浴于溫泉外命婦嬪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靈液不凍玉樹早芳春色澹蕩思生其浴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故宮女三千粉光如土使搜諸外宮得弘農楊氏女既笄矣綠雲生鬢

白雪凝膚溼室光華纖穠有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上見之明日詔浴清池清澗三洗明玉蓮開水上
鸞舞鑑中既出水嬌多力微不勝羅綺春正月上心始悅
乃命載步搖垂金鏤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傾君心自是
天子不早朝后夫人不得侍寢時肖風九州泥金吾嶽驪
山雪夜上陽春朝行同輦止同宴妖其容巧其詞歌舞談
笑婉孌便倭以中上心故以為上宮春色四時在日天寶
中上宮良家女萬數使天子無顧盼意叔父昆季皆為通
后女弟凡富得玉室車服制度爵邑卿弟與大長公主俾
矣思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
目天寶未凡國中盜伍相位竊弄國柄羯胡亂燕二市連
陷翠華南幸駕出都西門百餘里六師徘徊擁戟不行從
官即吏伐上馬前請誅錯以謝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於
道周左右之意未決當時敢言者請以責妃塞天下之怒
上參容但心不墜金鈿翠羽於地自收之嗚呼蓮心統質
前回眸血不墜金鈿翠羽於地自收之嗚呼蓮心統質
天王之愛不得以而死於尺組之下叔向母云甚美心甚
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此之謂也既而玄宗狩成都
肅公受命靈武奧明年大克歸元大駕還都駐六龍於馬
鬼道中君臣相顧日月無光不翌日父子堯舜天下大
和太上皇就養南宮槐夏花梧相秋雨春日遲芳恨深
冬夜長芳怨極自死之日齋之月莫不取皇容悼宸裏每
朱數月不脫池兒掩泣三載一子意其念不棄自是南宮無
則天顏不枯侍兒掩泣三載一子意其念不棄自是南宮無

歌舞之思求諸夢而精魂不來求諸神而至誠莫敢成都
方士能成氣而遊上清感皇心追念楊貴妃不已方上大
羅天下地府三山遂入蓬萊宮中金顧西廂有洞戶闔其
落東下海中三山遂入蓬萊宮中金顧西廂有洞戶闔其
門署曰玉真大妃院扣門久之有青衣玉童出方是傳漢
子天命既入瓊扉重闔消然無聲方士息氣重足拱手門
下海上風微洞天日暖乃見仙女數人相隨出戶延客至
主堂堂上塞九華帳有一人冰雪姿美冠霞綃被儼然
如在姑射山前揖方士泣下使青衣小童取金釵一股
一念之心復墮下界因泣下使青衣小童取金釵一股
合一扇奉太上皇苟心如金聖如鈿上為天下人玉為世人
重相見時好合如舊方士受其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
徵其意復前跪致詞曰請付當時一事不聞於人驗於漢
天子畏金釵細合負新垣平之詐也仙子歛容低眉含羞
而言曰昔天寶六年侍輩避暑於驪山宮七月牽牛織女
相見之夕秦人風倍是夜張錦綉綺樹瓜花陳飲食焚
香于庭謂之乞巧三拜早綉針于月經線于裳夜方半歌
侍衛于東西廂獨侍於帝馮肩而立相與盟心誓曰世
為夫婦誓早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方士還長安奏
于太上皇早執手甚感自悲殆不其甚情也二句死生大
情即有妬色終怨者也人情大感者也二句死生大別者
也故聖人節其慾制其情防入之亂者也二句死生大別者
其情又如何元夫家仙遊谷因暇日携手入山質夫於道
予與琅邪王質夫家仙遊谷因暇日携手入山質夫於道

中語及於是白樂天深於思者也有出世者也以為往士
多情而惑人也深故為長恨詞以歌之使於傳焉世所隱
者鴻非史官不知所知者有玄宗內傳今在予所據王質
夫說之爾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五

傳四

傳

李紳傳一首

郭常傳一首

馮燕傳一首

燕將傳一首

張保臯鄭年傳一首

蔡襲傳一首

何武傳一首

李紳傳

黑數十行

黑浙木文
粹作累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從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
進士及第過還謁錡錡舍之與晏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
明年錡以驕文有詔召稱疾疾作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為
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其行錡蓄怒始發
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

臨視以至日三字集作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

逆可食文粹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眾欲寧飽眾腹曰請

所欲曰為我眾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

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眾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

錡益怒急召紳投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搥

紙下礼皆不能自輒塗取墨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綺怒罵曰

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

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若

在前三字集作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今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

言曰聞有許侍御集作御史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與等請召縱縱

至錡銳文粹有自舉投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

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亞之仁字文粹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

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

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眾手

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効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郭常傳

已見三百七十一卷題

於饒者

前篇作其血開前篇作

馮燕傳

前人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麗情集為擊毬

鬪鷄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

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鷄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耽在滑

能燕才留屬軍中集作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

色甚治使人熟其意遂室焉集作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

故累歐妻妾當皆怨望嬰會麗情集有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

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裙蔽燕燕卑脊少就蔽轉
 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然指巾令其妻即
 刀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巾去明且嬰起見妻懼死愕然欲出
 自白嬰隣以為真嬰殺劉縛之趣集作告妻皆來曰常嫉歐吾
 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集無
 安得獨耶共持嬰且百餘管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
 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麗情集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
 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集有無令不辜死
 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史執自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
 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
 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二字集曰余尚大言二字集作而又
 叙義事其實黨耳目之所聞見而一作謂余道元和中元外郎

劉元鼎語序貞元年中集無此四字有集作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
 一一作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
 矣

燕將傳集作

杜牧

談集本文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冠忠豪健喜
 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人後將漁陽軍
 留范陽化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合集本文
 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
 虜矣計為之集有何其徒有詔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
 君憂季安大呼曰收矣集作戕兵決出格沮者斬忠集本文
 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人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
 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夏集作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

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光碎於魏是上之謀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治化策仗猛將兵練精文粹作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下不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後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苦集本文粹作伐趙則河北義士謂趙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趙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遺魏一城魏得特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集作角尖之耗於魏獲希集作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集作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

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

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

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

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釋有

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

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

壇勿使子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北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

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使外親燕內

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晝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

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

人既不備燕路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後悲趙見伐面不備燕

是燕反於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

劉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下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度集作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集作責思於

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得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軍集作畢出後者驅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

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陸長河棣州管散次滴河陽信修平昌將陸渾

勃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集本文粹作

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後稱趙朱陷稱冀田稅稱魏李細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集作抵日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關

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吾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繳粹有字帳下田

李安守魏盧從使守路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錡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統壅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

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簇忽反如搏鷄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

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太山壑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危可謂安矣然兵折

於潭趙地名軍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

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

樂張獵未嘗戴星俳優顛觀集作玩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

戰士此志豈須更忘於天下哉今國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

二助動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營為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身為君憂之總泣再拜曰自數日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人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今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集本文粹作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衛集本文粹作徽中因吐其兄之壯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前人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臯年三十集無鄭字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臯歸新

謁其王曰遍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得

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

保臯既貴於其國年錯寔去職飢寒在泗之連水縣一日言於

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歌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

臯所挾如何柰何去取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况不死

故鄉耶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足其國使至大

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與年特年泣曰非子

不能平禍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

代臯保天保未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

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

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二字集作將萬人不相能雖

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友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

未決新唐書有詔至汾汾陽兵東討唐書作詔臨淮汾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

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超一作下特手上堂偶坐曰令國亂主遷

非公不能東討集作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

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

心不畔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

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

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剝我保臯果不殺此

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

保臯五年事出於已年且飢寒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抗立臨

淮之命出於天子角集作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

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性集作情並植雜性勝則仁

義滅仁義勝則雜性銷彼二人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

成功世稱周召為百代人師周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

聖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

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次以明雖邵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

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丁其亡時賢人不用苟

能用之一人不足矣

蔡襲傳

李璣

蔡襲者自言裨將也不詳其氏族源胄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

擊劔况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嘗任氣與人鬪而斃之時故

司空劉沔以右僕射為振武節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

宿而死者復蘇故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沔移鎮河東武宗初勾

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聞邊方有事將因之以立

功乃逃其所務來叩沔曰往君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

襲之大幸也。今天兵有代於北虜，竊願施犬馬之勞於君前，上
得以酬君之恩，下乞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沔聞而壯義之命，
厠諸卒官軍至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時太和公主在蕃，多
年又聞振武欲奪公主，沔恐公主為振武所得，蓋已功籌策未
知所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許為捕逃者，至匈奴營，動搖令
入河東界，沔深然其計，遠遣襲至匈奴，襲往所，楊言去振武鎮
守，欲殺汝曹。河東劉僕射是招撫使，若不移必為振武所害。匈
奴有得此語者，遽歸寧武，遂遺部曲八字一作遽歸單于次于曲越
城西，已在河東界，去官軍猶二百餘里。襲歸告沔，沔欲奏恐詔聞
須生口為據，襲又獲生口十二人，馬十五疋，主帥乃具事。上聞
自後屢有詔，今奪公主，沔患匈奴衛帳遠，欲其近又不能襲，遂
請以貨糧入蕃，招引沔從之。襲至蕃中，見公主，公主流涕告以

北蕃破亡，疾飢孤危，無告襲。對曰：聖明在上，公主何不與戰于

議，同入奏以困急。耶公主曰：此已曾議，單于為我去，必不還事

已不諧。言畢，襲請對單于，謁者高達干曰：單于是離本國，復一作

中路一有冊字不宜與使相見，有故但可與蕃相論之。襲遂見蕃相曰：

吾病飢，竄亡唐，不我恤。今日唐使來，幸得無可懷。襲對曰：為不

知單于消息，捕得匈奴十二人，詰問方如在唐界外，數月河東

劉僕射令以貨糧一十橐，馳寄公主，單于宰相遂遺詔命姑能

南下，則所匱竭易相助也。今部落甚遠，安知早歎如此。蕃相曰：

又不曉公法，昨者飢，孳不得已，有所犯於今日，汝必以此故來

誘殺我，遂推襲出帳，令步卒以弓弩圍繞，曰：不露情，必當射殺

襲。曰：國家實命招恤，如信即往，疑盍走諸蕃，後悔亦無及矣。今

雪我何益。蕃相曰：我若徒走諸蕃，亦何悔。襲曰：單于大蕃與唐

為親有舅甥之恩輔車之勢破亡祇宜歸唐反入諸小蕃若為小蕃所蔑安得不悔蕃相乃曰我今歸唐但恐汝主誤我汝若真招徠當為我重約誓襲曰凡作誓者急則萬端襲之為誓異於是遂引手蕃相前請斷左手腕以為誓顏色不動亂令甚壯蕃相不許曰且為我劈心出血後自飲之亦足為襲乃於心上出血置器中而誓曰我若誤汝入唐境而携二心天必殛誅烹醢分孽言畢飲尽器中血匈奴乃信遂移帳至雲州北塞谷山東與官軍相拒六十里後又詐稱弋獵侵掠振武不利引歸襲在虜庭多日恐不得歸乃誑單于相玄更於雲朔州為蕃國取貨糧因遂得歸具告汭以誘得匈奴近塞兼新劫振武還兵勞瘁又以唐家招徠不設備若奪公主必宜乘時疾往汭許諾命將校石椎王峯等與襲皆至單于帳合國大破之襲突入帳中

挾公主於馬上出十數步恐官軍不知誤復乃呼曰此乃公主也石椎聞以步卒三十人奪之歸公主至河東悉訴其事於劉汭又嘗書襲名於尺素中許以上聞又言於監軍呂義忠曰無蔡襲吾不生還矣其智如此公主既歸京師汭加司空石椎授天德軍防禦使唯襲既非大君所知主帥不為奏公主亦竟不能為言功業籌策遂瞠而不顯而河東絕滅匈奴至今邊塵晏清者本襲運籌之力也會昌二年劉稹據上黨反陽弁於太原乘拒命見獲四年上黨平今上大中四年南山党羌又自會昌二年及今征伐襲並有勳績其功皆銀在河東簿書椎破匈奴為首功而為人所掩耳至今部曲將校無不稱其智勇李磻曰甚矣功名之見沉也一至於此然古人嘗稱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矣由蔡襲以言之其可奪耶其不可邪始余於京洛間聞說

者多稱劉石有破虜之功及至太原聞蔡襲方知為舉代之感也悲夫功業卓然上可掩抑况才藝耶余念其勤而無益故詳足其為傳云

何武傳

皮日休

何武者等之驍卒也故步為集作卒將故步等之戍隣霍岳岳生

名萍媚亮有負其販者多強暴民民不便必愬其集作將武之

至矣責其強暴者盡擒而械之俟簿圓將申壽守請殺之強暴

之黨懼且死乃誣愬武于壽守且曰不順守命檀生殺于外壽

之守嚴悍不可犯苟聞不便於民雖劇寮貴吏得皆辱殺之至

是聞武罪如乳虎遇觸怒虬遭傷其將害也可知已乃命郵卒

將命拳武至府武固集作知理可申不柰守嚴悍必當受枉刑

乃樂而俟死矣至則守怒而貴武以其過武善媚對又支體魁

然乃投石拔距之類集作也守雅愛是類翻然釋之絀其職一

級武曰吾今日不歸地下真守之賜也請得以命報居未久壽

之指邑曰從陽即今盛唐縣野寇四起其邑將危武請於守曰此真其

畢命之秋也守壯之復其故職奉金為貳將武領偏師自間道

入從陽不意伏盜發於一作叢翳間兵盡駭逃武獨鬪死日休

曰武之受謗不當其刑况其死乎如非武心者縱免死其心不

能無憤况感分用命哉嗚呼古之士事上遇謗當職遭辱苟其

君免之必以憤報破家亡國者可勝道哉春秋殺集作君三十

六其中未必有不由是而致者也武一卒也獨有是心嗚呼今

之士事上當職苟遇謗集作遭辱無是心者吾又不知武一卒

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燕將傳兩皆售也

集文粹
作善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六

傳五

傳

無心子傳一首

負苓者傳一首

仲長先生傳一首

五斗先生傳一首

強居士傳一首

醉吟先生傳一首

江湖散人傳一首

甫里先生傳一首

書李賀小傳後一首

李夫人傳一首

楊烈傳一首

竇烈女傳一首

趙女傳一首

無心子傳 並序

王勣 集作續

東臯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謂之東臯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集作云

無心子寓居於集作于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泛

越集無此字若而從越國之式新唐書作法集作載曰有穢行者不恥俄而無心

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將遊于茫湯之野適

勛唐書作勛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辭而難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

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唐書作見教無心子曰爾唐書作子聞蜚

廉士之馬說乎昔者蜚廉士有二馬一者床皤白毛龍體集作

鳳儀驟馳如無終日不釋鞍竟以熱集作藝死一者重脰唐書作頭昂

尾駝頸貉腩踈齧善蹶弃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

山西交龍不羞况蟠君子不苟絜以羅患聖人不避穢而養唐書作清

東臯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八字集作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負苓者傳

前人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烈講罷

程生薛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

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

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漢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黑蓋累漸

而得之也今吾子所其服者道而猶有漢是六府五藏不能集有無字

受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

而文王繫之不逮省父文粹作文矣一作文王繫辭辭之不逮者父矣以為文王病也吾

是以嘆集作疑負苓者曰文王焉知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

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

象其不森乎何營乎而費畫也一作是畫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

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集作之智詭道逆出曰我善

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

人去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乱者也安得

羸一作羸嘆而嗟文王乎負其斧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字集本文粹作名

不答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仲長先生傳

前人

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住來何東傭力集作人自給

無室廬絕妻子開皇集有字末始集有結字菴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

年集有間以二字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汾陰侯生以卜筮著集有名字因

遊河渚一覩而伏集有服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

至者皆親謂先生醉以瘖疾集有病未嘗交語著獨遊頌頌河

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

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

五斗先生傳

前人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人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

往必取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

以為號焉先生絕思慮虜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

焉而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

曰天下大抵集無抵字可見矣生何足集作為養而稽康著論途何為

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然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

如

強居士傳

釋皎然

人生性靜而遷乎可欲可欲萌乎憂喜者病之原一作原也故至

人觀其靜見萬物之遇客有強居隱山之儔也理照泥俗寄於

和扁之伎而時人能無知者子嘗問君以醫之術君對曰夫妙

有統於心而通於物理其靜為性其照為覺覺也者日月之謂

乎性也者太虛之謂乎故理世為儒可以敷五曲性為釋可以

越四荒一作西流理病為醫可以空六腑使定命可這業疾可亡而世教罕能代之故醫來悉辨也子曰至哉斯言命小子志之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官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川不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討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常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野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以時時住每良辰美

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集作必為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

詩酒既酣乃自授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聘發命家僮調法

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文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

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眾興履一作履及鄰杖於鄉

騎遊都邑肩輦集作昇適野輦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書卷昇

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

此者几十年山間二字集作賦詩約千餘篇日釀酒約數百斛

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

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徧好吾非中者也設

不幸吾好利而化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柰吾何設

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餓柰

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求以至于無所成有所

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孟觴諷詠之間放集作則放
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
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
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興行不逮於古人遠矣
而富於黔婁壽於顏面飽於伯夷樂於營啓期徒於衛叔寶幸
甚幸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
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
得幾時集作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醅醉
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
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慕席天地瞬息百年
陶陶然民昏然不知老人將至古所謂得今於酒者故自號為
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集作須盡白髮

半秃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為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
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集作何如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霸限為時之恠民
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
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
文粹無子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手覆載勞手運行差之晷度
寒暑錯亂望斯湏之期其集作而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
之散為雨為露為雪為霜水之局為瀦為汝為潢集作為汙上
之散封之何崇冗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
以為墳集作甕集作不可以為孟集作甕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
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造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

可執耶遂為散歌散詠集作傳以志其散

甫里先生傳

前人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松江上村虛名先生

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

扶藹微百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

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意以是

學為已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

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力著書撫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

怡雖幽憂疾痛中茫集作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輟點竄塗扶者

紙札相壓投千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

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一作工歌詩欲與造物者

爭柄遇事輒变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冗險固囚鑠

恠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絮几格音閣窓戶硯席翦然

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

朱黃二毫未省一日去手行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

有徧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聲講評通

借不倦有無賴者毀圻糝汙或藏去不返先生感然自各先生

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既士矣柰何乱四人之業

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之不許先生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

田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減集作咸四十跡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

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也集作無字無別已集作他字田也先生由集作於

是若飢困倉無外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區之具其字集作其區仍無所通字

具田集作具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

舜懲瘠大禹胼胝彼聖人也集作馬非聖人耶集作此字吾布衣耳不動

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其蚤風名哭雀鼠倉庾者如何哉
先生嗜茶并置小園於顧渚山下仕吳興歲貢茶之所歲入茶租十許薄為

甌犧之費集作犧之實自為品弟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季疵撰茶訣釋然迷

南陽又新嘗為水說集作記凡七等其二月慧山寺石泉在無錫縣金華山

其三日虎丘寺石甘其六日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

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

二年然後能起有客至亦絜樽置觴集作解但不復引滿向口耳

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集作訪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弟

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集作性無事

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賚一束書茶竈集作爐筆狀釣具擢般即而

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去之不若人

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着江湖散人得而歌詠之由渾毀譽不

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猶急過事發作輒不舍忍尋

復悔之屢改不能久集作矣先生無太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

名無有得之者豈泣翁漁父江上大人之流者乎

書禮賀小傳後

前人

玉溪生傳李賀云集作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馵驢

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為兒

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

陽尉溧陽昔為平陸絕句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

有故平陸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陀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

率多大櫟合數十集作夫抱藜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

如深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集作喜除里

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曰或問日乘驢後集作領

日吏經薦投金渚一往至得蔭大櫟隱崑集作篠坐于積水之傍哈到日西還爾後窳窳去曹務多弛廢令季躁集作卞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里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以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扶槌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卽至于槁死不能集作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浮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是哉

李夫人傳

華外祖故貴鄉丞范陽盧君諱善歡夫人

李華

夫人趙郡李氏諱崇字號惠日自後魏義禮豐懿公璨七代至明經君玄福道義德禮歸于一門魏史所謂事親孝謹風度審正是也年十三歸于貴鄉丞范陽盧公善觀姑崔夫人待子婦甚嚴年高多疾字夫人奉養體氣日和姑視夫人愛子如也夫

人奉養姑慈親如也撫下掩其小過因而誨之則大過無從生矣姑怒責幼賤夫人則詭請曰此誠違教遵宜降責新婦不安請引外懲恥既而輕罰復命姑怒或未厭則曰責誠未塞伏以尊慈恐他日追憐傷尊之心崔夫人撫而笑曰李新婦不唯安吾兼變吾性自是委以家政其柔明婉敏皆此類也盧公嘗為宕州司法叅君夫人隨官西南羌戎不知長幼之別夫人之威儀敬順聞於殊俗羌戎化為太夫人因疾喪明夫人奉衣則安奉膳則飽每日此女在側吾忘失明及居憂泣血三年終身銜戚讀論語詩書禮傳古史箴頌近世詞賦合於雅者盡諷之善鼓琴幽閑自娛志普門之教昉響符應六姻孤幼婦夫人者如不孤焉聞元元年終春秋五十無子有女一人孝慈明惠如夫人之德歸于安邑令趙郡李公遺孤檢校吏部員外華不及逮

事感慕罔極聞於外家十不存一哀書大略敢告史官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梁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係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係曰兵與射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世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一作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文粹忍失其身文粹而為賊之人也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

百人係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

係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

足以威不如亟去徒矣利無益文粹也賊皆笑有飛箭集于係

之于係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

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係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

弩高城深池集作溝之固賊氣吞焉遂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

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文粹焉死其師者希烈之子婿也賊失

勢因集作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係之功詔遷絳

則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氣於天其何不同也集作無此計一字

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

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陣文粹明一作正攻守勇烈

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一作夫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旌守禦之

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
弛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中不能死弃城而
去有矣二十一字集粹作其勇不能以守其
忠不能以死弃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
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李翱二字集粹作贊曰凡人之情皆
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以希况集粹無
况字獨後代耶及
其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
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女傳

杜牧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
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
出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
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几希烈之密雖妻子不

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而勇一軍莫如

陳先竇其妻竇氏先寄忠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盛

因徐說之使堅先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集有
因字以姊事先竇妻

嘗間謂曰集有
為字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事宜早圖遺種之地先

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

校以卑少日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

先竇妻且以事無示於外因為臘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

欲誅大臣希烈府
故曰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竇發丸見

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曲育雜發晝夜不絕此

乃有誅集作
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竇薛育各以所

部兵諫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為號一如李

納時正已死
納代為師先竇曰爾父勃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丞七

首已獻暴其尸於後兩月吳少市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婦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興之上下者衆矣此其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潯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湛集作湛下同為某言桂娘事湛年一十歲能念五經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听说如一一目三字集作一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湛之堂姑子也

趙女傳

皮日休

趙氏女山陽之鹽山人其父賀鹽盜出其息不納有司賊官捕得法當死音部已仗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鹽銖官泣懇於庭曰某七歲而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食某身為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當隨坐法若不可官能厚手厚之不能請隨坐之方法官清河崔據義之曰固當三字集作因為減死論趙氏大泣曰某之身前則父所育今則官所賜誓集作頌去髮學釋氏以報官德自以女子之言難信因出利刃于懷立截其耳以盟必然崔益義之竟全其父命趙氏侍父刑疾愈因訣歸浮屠氏舍日休曰古者救危極禍必先示信至夫家全國完則隨而率其盟如趙氏一亂臭女子耳繼死請父命孝也自刑以盟言信也秉孝植信高蹈於世潔乎瑾瑜不足為其貞芬乎蘆蘭不足為其秀與夫古之救危極禍者遠矣今之士見難不立其節見安不償其使

者其趙女之刑人乎噫後之脩女史者幸文忘耶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負岑者傳一文王焉知病文粹無知字使天下智詭之道逆出文粹作史天下

之智者該道逆出於是智者智文粹作知

江湖散人傳一及以為其號五字古本文粹作乃固稱之

甫里先生傳一未嘗輟古本作未嘗暫輟為學古本作為善通借不倦借古本作論與

江通也古本作色已田也古本作已田也船即即古本作即山鹿駭去古本作走

楊烈婦傳一係使與賊言京本作係與賊言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七

宮殿

唐重脩漢未央宮記一首

廳壁一

中書

政事堂記一首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一首

翰林

翰林院廳壁記一首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重脩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翰林院使壁記一首

宮殿

唐重脩漢未央宮記

裴素

皇帝嗣位之年衆靈悅附日月所照莫不砥厲是以遠夷慕義

記一

珠賈鼎

一作負

來用文明以為理洞風露之所啓草木茂暢山川景

清繁壤鼓腹莫識由乎帝力矣嘗因勝曰聖思賢遠倦大厦之
講習想鮮原之遊衍乃命法駕備宮馭細草迎輦神飈引衣超
然肆行造適自得視往昔之遺館獲漢京之餘址邈風光以遐
矚眇思古以論都襟靈洋洋周氏若感者久之于是召左護軍
中尉志弘指示之曰此漢遺宮也其金馬渠神池龍闕往往而
在朕石帝以古事况今亦欲順考古道訓齊天下也至是遐歷
悅然深念耳欲存列漢事悠揚古風耳昔人有思其人猶愛其
樹况悅其風登其址乎吾欲崇其頽基建斯餘構勿俟疑華麗
爰舉舊規而已庶得忍其風烟時有以凝神於此也於是命工
度才審曲面勢裁成法度以就斯宮攢櫺拱密玉石碧瓦龍錯
層軒鳥跂崇墉粉靜璇題月照舒廊西注以雲委隆壹分據而

山屹蟠虬蜿蜒鱗動栢桶蹲獸却聘姿惟欄檻宏柔乎豁達

一作遠

跨臨乎涇渭綠竹凝遠繁松藹深竒樹流光丹墀廻遠於是闢
戲馬之廣場開遠目之閑館天地景新山川勢重廻太華之秀
氣列終南之翠屏九峻巖嶭而固護八水分流以榮帶而又揚
太液之波繚周帝之垣原隰成文丹素含華翼樓杏以分張惟
虹直而中峙神機一發廓若懸寓祥煙瑞彩鬱鬱葱蔥瞻迴途
一作遠以下濟撫玩而高視見秦川風物漢原邈池感前王興璣
廢知稼穡艱難吾君用此鏡是非閱思慮豈獨資耳目縱遊翫
也几殿宇成構惣三百四十五間工徒役指萬武夫奮力將校
呈規然而材匪藻稅塗唯儉靜經之營之不日而成也案漢史
高祖初定天下悅卜落之邑為天地之中有周室遺風將都之
婁敬諫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居也夫洛陽四戰之地

豈若秦川天府之國一作山河形勝真百二之勢乎高祖是自駕

如長安其後七一作十年北擊韓王信相國蕭何居守營未央宮因

龍守山作前後一建觀闕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所帝還

見之怒曰何治宮室之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莊麗

無以重威德帝曰悅而執居焉自一有天子漢元年乙未歲至聖唐會

昌元年之辛酉凡一千四十有七年矣其傾頽毀圯悠然邈然

竟無有存之者我后緬慕古昔之興時三字一作特興興時功即其舊而新

是圖築摧基而繩脩木不侈不約巍然巖然將以通覽無方周

視有截則有若志弘奉聖君之旨也志弘姓魚氏代宗皇帝之

功臣朝思之孫也以績効而封國公由忠義而位上將自惣右

廣真心冠古陛下龍昇大寶光啓帝運左右同德東西一心變

生人之耳目渙大明之徽懿武力忠壯玄機天啓式是萬族吾

唐有人由是委以腹心寄之還環列上曰忠為令德有若士郎

良志弘為吾左右矣明年上親見祖考郊天神雪灑川原塵清

城闕陽和風扇綠野煙澹是月也三辰承初以表無事上乃顧

新宮迴玉輦列騎雲動彩丈天旋乃出金風疑由是乎造于未

央俯仰周視肅威神而煌煌遊焉息焉容與悅澤晴山屏開以

四遠故城峻然而巖嶙鮮風景薰然入座上從容言曰吾今

建是殿且錫之以嘉名名其殿曰通光其東曰韶芳其亭西曰

凝思亭乃立臯門曰端門其應門題曰未央宮所以志大臣之

忠力且不忘吾好古也乃命侍臣曰尔為我記之刻以貞石傳

氏示乎不朽臣素任當承旨不敢固讓惶恐拜舞而文之時會

昌元祀需大澤之明目也謹記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一無此六字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一無此二字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祖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徐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一作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一作移之兵不可以一本無以字下擅興一作誅權不可以擅與一作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

悖乱不可以啓之於萌代紊不賞削紊不封聞或作知荒不救見

或作知謹不驚或作矜逆見自賢為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一作鴟毒有夷族有

破家或作有破家有覆族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大甲之不副周公

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一作廢昌邑之乱梁一作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

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為權

衡論道變為機紐一作論思道變一本無此二字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

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誠無罪記云十一字或作幸為戒之無罪斯記

一作皆唐文粹

昭集作弘文館大學士壁記

權德輿

聖人南面以理天下在崇起于集無于字教化緝熙子光明太宗文

皇帝敷文德建皇極始於弘文殿側創弘文館藏書以實之思
與大雅閱建之倫切創劇理道金玉王度盛選重名虞世

集無世字
避唐諱

南褚亮而下為之學士更直密侍於其中其論思應對或至夜
艾誕章遠猷講議啓迪武德真觀之澤洽於元元厥有助焉其
後徙於門下省景龍初始置大學士名命益重多以宰司處之
所以登閑古先腴潤大政則漢廷之金馬石渠蘭至延閣方斯
陋矣按六典帝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每二府爰立則統於黃
樞而或署集作或否不為恒制後後字集作孝
文後元匪二十年間斯職闕
焉前年秋八月今何中司空公居之今年夏五月相國蕭公居
之公粹清莊重山立泉塞苞孔門之四教蘊洪範之三德靜若
彛器扣如黃鍾由小司徒升在輔乃莅職斯於是戒官師稽憲
令貴游青襟辨志樂群皆循集作其方而遜其業且以左戶之

羨財百萬附益而脩飾之公署書府靜深華敞清禁之內輔臣
攸居宜乎舒六藝而調四氣於此室也初公之王父考功府君
在中宗朝為直學士謚文含章休有厥聲至公則聿脩之弘文
貽厥之昌阜及在是矣至若命館之名集無
名字再為脩文中為照文
改復歲月傳諸故志前賢名氏宜列屋壁公以德與交代於中
臺之任踴躍於大治之中惠然授簡使得論次自景龍二年李
趙公嶠始受命為大學士至公凡若干人揭而書之所以備文
館之故實廣台臣之年表抑公之命也不敢辭焉元和二年秋
九月記

翰林

翰林院廳壁記

常處厚

魏晉已後復典統機密政本中書照命詞訓皆必由焉唐有天

下因襲前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年一無此字則劉懿之一無之字周思茂範履冰之

倫直一作兼筆使坐自始始號北門學士皆自外召入一作未列秘署

玄宗開廣視聽搜延後賢始命張悅陸堅張九齡徐安貞輩待

詔翰林厥錫以學後士之稱盖由德成而上與夫術數工藝一作數術

藝礼有所異也逮自至德台輔伊說之命將壇出車之詔一作詔

洽天壤之澤遵楊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矣尺一旁午章奏叢

至指蹤中外一作指從命中之略謀謨惟一作常握之秘陰陽一作陽造化嘉猷密

勿萌制一作制手將然事構乎無形皆功一無功字歸元后而德一無此字播興

運循名跡者莫窺其輒想風彩者孰一作究究其端雖然咸否一作誰然誰否

無得而稱矣貞元中由此而居輔世者十有二一有為字元和中由

此而膺大用者十有六一有焉字近日丞相府不由內庭者斷國論

宰法度雖有利器長材未免缺折掉撓建中一作以來簡拔之一作尤重

故必密如孔光博如延州文如卿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

史魚然後得中第士之游心康已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

潔球璋之行貫金石之誠雖潛聲匿迹而其二字一作莫能脫乎漢時

始建一作置尚書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礼含香握蘭居錦帳

食太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為登玉清翔紫霄

豈蓬山瀛洲而足喻乎齊桓公納廐人編棧之說以為直木傳

曲一作直則曲無由至曲木傳直一作曲則直無由至後之君子戴明聖

協盛時推廐人之規移于一作規引賢使如是一無此字貫珠駢壁則瑕

瑜不雜內給事李常暉內謁者監一作時王士政一作致並掌院事延于

一作近十年與直徇公之議聆於朝端一無此二字中書舍人杜元穎兵部

侍郎沈傳師泊諸學士皆涉歷歲久備乎前文一作聞者也李常暉

以北閣一作閣舊記室別堵殊義非貫通改于前廳一作時以為便聖
上紹復墜曲留神大古處厚與司動郎中路隋職參侍讀一作講通
籍近署紀述之事前託沈傅師沈公以為稱善之在已不若使
其人讓于處雱因因字一作固無以辭時皇帝統時臨四海之初元也
一一作皆翰林志一

翰林志丞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翰林志無此二字班弟族

次翰林志集並作族次班弟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水貞元年即大

位始命鄭公綯為承旨學士為在諸學士上居位二本無此字在東第

一閣乘與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鷄竿而

翰林志無而字布大澤則升丹鳳之西南隔外賓客進見於麟德一有殿字則直

上翰林志作止直集作上直材示中以俟大凡大詔二本作詔令大廢置置承相之密畫內

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對得而參非

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

政其不至者衛公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集省中備傳其事至於張則弄

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興集作與命也已若此則安可以昧

陋不削之稹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悅瞻仰翰林志作仰瞻觀如遭

大賔每自誨其心目以若之不後不明而又使欲惡歌曲攻於

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若之上本無此二字無暴揚報校二本作効之慮遂忿行

於私易易也八字翰林志作遂忿行私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

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錯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為他

人盡數若之所為而終不自愧斯翰林志作乃可以昔魯恭王餘畫先

賢於壁以自驚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驚哉由是謹述

翰林志無述字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八年月十一日記

重脩承旨學士廳壁記

丁君晦

尚書元稹承旨學士廳記舊題在東廡之右歲月滋久日燦雨
潤牆屋鏘缺文字昧沒不稱深嚴之地院使廓公王公皆以茂
器精識參掌院事顧事言曰吾儕釐務罄盡心力細大之事人
謂無遺而茲獨未暇使衆賢名氏醫不光耀失余一作不治後誰
治之遂召一作工賦程不日而成峭麗一作齊平粉繪耀明或作
玉粹雲輕隨顧而生貫列豪英使千一作萬齡無缺無傾無徒
此字無告休命予紀完緝一作之美舊記所載今皆不書開成表
號之二年五月十四日記一作皆翰林志

翰林院使壁記

杜元穎

聖朝以明文敷于四海詳擇一作文學之士置於禁署實掌詔
命且備顧問又於內朝選端肅敏裕邁手等倫者為之使有二

負進則承睿旨而宣於下退則受嘉謨一作而達於上軍國之
重事古今之大體庶政之損益衆情之異同悉以関攬因而啓
發若非有遠職有精材一心首公百志根正則曷能保維密勿
之際傳導吁俞之間哉故嘗由是職必極其位有若今之右軍
梁特進樞密劉監焉當先聖躬勤萬務志清九有築壇互登持
柄驪移贊命於是乎出號令于是乎發急宣密付波至颺去二
使之任尤所重難乃以今內給事李常暉內謁者監王士政繼
領其職既而掃殄淮蔡廓平海岱有魏以六州底貢常山以二
郡獻地北逐丈戎南剪溪蠻凡兵車之所會符檄之所至籌略
之所授告諭之所加決於一言欵以萬里得失以之而定安危
以之而分降自九天之上行乎四海之外一作無不面奉宸斷
在兢兢跼蹐喘洋之中揣切必究毫芒靡失不有絕人之神用

其孰能處於此乎勤勞夙夜亦云至矣我皇初續寶作特加寵
獎榮以金印紫綬玉帶之賜尋又孰遷命秩勲階廉崇蓋奉勞
以行賞也尔其聳善響義愛才好直周旋蚤暮率履無越每聞
激忠之詞及有所論必加慰勉欣喜外形此又列内庭者所共
幸也至于增葺院署使群英有游處之安栽培松筠使多士有
吟觀之適耒稟黜暢始終堅全固不易得也若無題叙則將來
者何以景行之因移學士舊記遂銜前院使之官族断自元和
已後列于屋壁焉時庚子歲夏五月一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八

廳壁記

尚書省

吏部尚書壁記一首 兵部尚書壁記一首

吏部郎中廳壁紀一首

吏部負外郎南曹廳壁記一首

司門負外郎壁記一首

御史臺

御史大夫壁記一首 御史中丞壁記一首

監祭使壁記一首

諸使兼御史中丞廳壁記一首

尚書省

吏部尚書在周為太宰之職其建設徒屬敷陳事典則周官備之矣秦滅古法始置尚書漢增其制創立選部故臺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是以魏改選部尚書為吏部尚書自晉宋至於北齊皆因之宇文朝依周官制大冢宰卿一人蓋其任也隋革周制復曰吏部尚書皇朝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元年又為吏部尚書綜九流之要為六官之長位尊任重實在於茲自武帝已來多以宰相兼領一彼一此更為出入才難不其然乎皇帝在位一有之二十二年缺其官選於衆乃命武都公自兵部尚書拜焉公地惟宗英才則人傑忠孝自律矜嚴成憲貳是軌度諒于衡石國之利也所其遠哉天鑒有唐俾多吉士踐此位者四十八人

嘉名已著於國史故事宜存於臺閣擊以日月自得春秋之義記其代遷更是公卿之表以備官學列為壁記焉

兵部尚書壁記

杜顏

周官大司馬即今兵部尚書官屬掌邦國之政以九法封國以九伐正邦以籍我以倡我牧弘有萬類阜成兆民訂誓戎馬之事密勿鈞衡之地自我唐受命訖於今居夏官者衆焉或列於台階者蓋寡矣所以任必以親以德以勲以賢穆如清風翼我玄化率惟茲有典用保乂有邦二十一年冬十二月詔工部尚書李公典之政敷於時道濟於物優遊學府蔚為詞宗以公族之英受親賢之寄屬冢宰虛位官吏要才載委天衡是掌邦理東巡歲夏四月皇帝將崇厥德報厥功乃命再從凡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朔方節度副大使兼禮部尚書上柱國信安郡王禕

禮樂天付衣冠人秀忠以匡濟文以經綸謀明道高功格化洽
 昭乃王度簡於帝心九命可以見其賢四征可以觀其績鎮朔
 方以無名之討八年之正疑虜平攻石堡以不陣之師一旬而
 戎狄懾服榆關之役用兵以奇故杖鉞而兵勝大河之戰戒軍
 以嚴故坐惟而軍捷建奉常之禮則神人協上下和從夏卿之
 政則萬國平六卿睦辨九州之國一作圖知其姦冗同其貫利掌
 六馬之物駕理以則講獻以時握五兵之要以辨功理以待軍
 事此九職司馬政之所統也王勤政以和是以戎翰允揖拒周禮作拒
 旒以蒐舍禽周禮作爰舍以苗理治周禮作治兵以獮大閱以狩此四田司
 馬教之所被也王敦教以就禮是以祀典孔明初則以法示其
 令也終則以伐明其德也九功惟序九序惟歌是用陳既往之
 烈繫今來之美以書于屋壁

吏部郎中廳壁記

獨孤及

太微五帝星座後十五星曰即位秦漢之君則而象之乃建郎
 中集作官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為六郎各六人今之吏部魏之選
 曹也掌選舉銓覈以將集作正公卿大夫士郡吏之品位凡廢置
 之柄官府之歲終令天下郡縣會計致事而郎官起草立議操
 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於郎中郎中之選非楚金百鍊顏集作族
 弓六鈞集作弗與也故居官者不由選曹郎而進罔以見其才之
 餘地亦猶力劍之刃未嘗屠大牛集作大軌切大玉則雖曰我且
 必為鏌鋇人猶疑之由其途而升驟必環用三臺翰飛兩掖登
 喉舌秉刀尺者什七八集作六七諸曹郎莫敵也歲在乙巳河南賀
 若公用貞幹諒直實莅厥位在歲公為集有貞字外郎也東曹郎然
 如得水鏡治鏡抗也吳人熙熙若逢陽春令也來思集作斯八法

在手操割成務彌綸舊章厥集作悉如初政嘗以前哲執躅我之
常絃而武德以來解署罪新者數官曹易名者五若姓不表年
不紀是廢德也將來何觀故謹而列之俾我曹之春秋存乎座
右其選部司列天官文部之目各因其所革時之先後冠於其
首以為志云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廷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曹名用
諸曹公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普已還任其寔劇國家紀律昭
明官脩文粹作循其方几薦紳之倫未命為大夫者滿歲皆律於藪
下啓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起郡李敬玄號為稱職
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不得不重文粹作得不重煩乃請外
郎一人顯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

居之皆難其才而慎斯

文粹作其

舉也大抵膺是

二字集作受

命者多士

心屬耳目焉以其公私

集本文粹作是

能否之間

集作聞

不可過

集作也

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衰因緣統故

或作詐

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闊

略守或深刻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

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敏實風槩資

財邁乎群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

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堅

集作賢明

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狀之成質於冢宰

小宰罷遣者不讎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芒刃不頓君

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

署所以朝夕處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立明之志也

至若龍朔咸

說此皆不書

漢廷

浙本文粹
作漢朝

敏實

文粹作
敦實

司門負外郎壁記

前人

周官司馬為司徒之屬今為司寇之屬負為郎於周為上士後
數更其名至隋為承務郎武德初方定為今制秩從六品上大
凡自漢魏已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汙崇官有輕重或百職耗廢
雜而多端而即位皦然未嘗有鹵莽進越非其任者蓋宗公貴
仕多由此塗出所以儲時集作明才練官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
尉候通道旁午而斯任尤劇彭城仲子陵脩詞以筮仕說經有
師道自博士祠部郎稍遷于茲且以南輟集作棘銓藻之勤又次
而後至脩性至牧闇然君子之道也况大雅之匪懈孔門之政
事古誼家法久於講貫遵脩砥礪其可量邪至若門關出入之
籍設儉閑邪之義譏而不征而不紊列在令典集作書端如貫珠

故可略於此仲侯以故志屋壁之隙欲集無此字壞磨滅使鄙夫書
而補之貞元辛巳歲夏六月記

御史臺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文集作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
國王化所繫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挾於天心得失
震於人聽舉直錯枉果而不曉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
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惟雌
典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
三公職副丞相闕相關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
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
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實之俗

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
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
咸作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籍威聲以稜
一十徽外接戎律者八人官或段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
置不怙從所其大粹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
務簡益重地清彌宗任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者四人輔廉
者二文粹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
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廉文部遷崇德也昭
融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
靜可以馴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之宗體備四
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
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永煩不獲無訟而教

則何用不藏寬細瑕為大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
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
列先政之名記而不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以俊文粹人謂華嘗
備屬寮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
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戴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闕闕

古文粹作
缺缺是

前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
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
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踣邪
佞延俊一作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
以領其屬士丐為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
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叅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

殄兇人之豪扶

一作挾

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之與大

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

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大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

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

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

雅一無字

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

德則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恂主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

旅故東西幕府皆廡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

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其化

一作他非

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

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

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傾老罕

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

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

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

位員之數

一作非

尚體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

命維谷

一作非

群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

一作史

也勉以酬德天

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一皆唐文粹

監察使壁記

凡制

求本作制凡

柳宗元

禮擅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而足而敬有

餘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

百官之戒且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

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

蜀本作視

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

刻印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

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扶

集作決

罰由是禮與敬無不

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以附之教焉事於天地

文粹有者字

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敬敬事於宗廟文粹有者字示廣孝也不

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是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

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

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

事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

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染盛牲牢酒禮菜果

之饌必實於庖厨鍾鼓笙竽琴瑟屢繫之樂篋簾綴兆之數必

具於庭內樽壘壘洗俎豆醴斝之器必潔於壇堂之上奉奠之

事贊禮之童上舞師泊執役蜀本作爰而衛者咸引數其實一作咸列若其實

設筮材于堂下以脩官刑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奉贖于凡上

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外立於西階之上

以持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

理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

之脩具祠宇之膳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畢備而

聽會焉舊以監察御史之文粹無之字長君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

月御史多闕余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

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

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於文粹無於字簿書得為是職

者若干人書焉文粹作為書記

其書其諸使兼御史中丞廳壁記 前人

古者交政一作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戒職一有無所而字

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已來

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一作而加焉至於今若干年其廩一有御史二字

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

王略齊風俗和關石其大者哉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甚
威張其聲其用遠矣一作壯其威聲假是名一作官以益厥職而

尊嚴若是况乎聰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一作闕下其所以翼

于一作於君正于一作於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

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廉御史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

於詔制一作制詔而又看於史氏增益備其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

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蜀本作其事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八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九

記三

廳壁三

寺監

太常少卿廳壁記一首

鴻臚少卿壁記一首

著作郎壁記一首

祕書郎壁記一首

四門助教壁記一首

府署街附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一首 右街副使廳壁記一首

寺監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及

太常掌玉帛鍾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集作人

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

漢謂之大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少小也用
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
守丞亦位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
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推地以
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士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
也以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
以忠孝敬甚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
賢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屋壁所集作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
丑皆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目集作賢者
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幸集作而絃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
命傳士河南獨孤反為之志

鴻臚少卿壁記

遜述

鴻臚漢官掌蠻夷之歸義者致其饗餼辨其等威在周為大行
人在泰為興客在漢為大鴻臚其屬有譯官及郡邸丞長泊後
魏大和中九寺各置少卿兩員掌副卿事亦由傳稱亞卿書載
三少制位或差於伯仲受任同歸於師長成務理擇賢而居
即其義也帝唐亮采立政稽古命官柔服遠人綏厥有衆肅慎
來賀渠搜即叙示之以干羽通之以冠帶允諧是職豈易其人
非夫野王之政理玄成之經術德孺之明職元方之令望則何
由臻茲蘭陵肅公朝之俊德觸邪秉憲人之雅重華議為即入
學王言出膺方牧帝咨惟允公實來思且有皇華之命適表兼
人之美乃求舊官守敷陳伐遷明授任之有章是名器之無假
自嗣聖已後記於壁焉

著作郎壁記

李華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為國史職在褒貶懲勸區別
 昏明故駟牧頌於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官之任有述作焉蓋
 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沮誦一作倉頡為皇帝使臣文
 字以異疑其來尚矣若南正北正建于顓頊羲氏和氏命于唐
 堯更虞夏商代序天地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小史奠系代辨昭穆內使受納訪以紹王聽理外史達書名于
 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或司過於朝所典不
 同其納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有日官則史逸史伯疑作史伯是也
 諸侯有日御則禕禕竈子常是也倚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
 晉邦之司直也其事舉則三靈不慝其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
 生貴之至於漢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歿其子遷緘金匱石室
 之文焉降及東京水平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繼其事者楊彪

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曆而已小雅寢周聖人生魯道尊
 而文武將墜德至而天地不通感於獲麟歎於與蜡爰制國典
 立明傳之因曆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淫人懼
 焉百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代闕能文之史曠記事之官雖
 舜禹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
 著作名官為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隸祕書朝服單衣介憤始親
 職必撰名臣傳歷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
 品魏則王沉以侍中兼之衛覲以尚書帶之至于有晉若史材
 之美陳壽自佐即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
 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
 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蚪隋則虞綽
 王邵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盛

才脩五代史天子垂筆削與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
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
唯禋誌祭祀一作宗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群言且居百乘出典
下國轉為郎官經緯斯文昭宣有政或上宣祕書少監或擢拜
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為唐唐之建官固非
俊乂若虞永興德函大雅魏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韻將鳴崔
司業推詞飛動皆歷焉今上兼帝王之極功惣文武之能事思
所以比崇軒皞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乎皇道問誰獻箴
則賓客崔氏問誰執簡則恒傳疑吳公胡諭德遊刃詩騷常庶
子貫珠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文盛矣哉國一作固風乎雅頌也
名岳已遷別封天柱舊章不改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峯循環
藏室之奧從容簡貴信君子保名引道之司歟今大著作清河

崔公名傑天寶三載自祕書郎拜閱天祿之圖書踐人文之苑
囿澡身於三德研慮於六經執謙而光好善能擇惠風吟於秀
木即月鏡於安流代為元臣家曰茂緒壯宮室者必鄧林之條
幹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揮綽令譽達于清朝則百祿隨
之曷其有極矣先是命官之記不列于齊以華職忝末班與聞
前志拜命之辱敢叙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祕書郎壁記

漢庭古文粹
作漢庭

權德輿

按六典祕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景丁為之
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文粹作內為之中祕書魏晉之
際祕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
之位文粹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庭延閣
之制簿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謂之厥

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後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官

文粹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旋文粹相為用者其在茲乎今

年春蒙陽鄭君集作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

敏行坦夷而含明職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

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深恩文粹

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為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

始剛煩集作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潁川府君叔祖

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凡或解中以司讐

枝或功次而奉朝請文粹或決館殿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桓公

武公之代為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之文粹不疊之字義也謂鄙人

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即位彰施屋壁特

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教以養國老教胃子祭統曰天子置集本文

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但入東學畫入南學夕入

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

帝入東學以貴人集作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信工本入

北學以貴工本爵賈生述之以明天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

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建置之道弘也後魏

大和中立學於四海設工本助教二十人隋代工本國子而降

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文有至三人負位彌簡其官尤難非

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

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胃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校

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以工本考正焉助教之

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擾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
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
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二本朝
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佐捨遺舊制與集作捨
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
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
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
毆陽詹又繼之是歲集有為字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
異余與立同祖集注有於方與公四字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毆陽生同
志於文四門助教暑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說集作而由
夫三子者始文粹有手雨而字

府署街附

京兆少尹而廳壁記

權德輿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亘漢秩千石魏晉為京兆郡則曰治

集作侍

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始

集作治

國家沿前代之故再更

其名至開元初會為少君其員二其品四綱紀衆務而分二之

上助官師表則之重而佐其慈惠下董榘史屬城之理而推其

功善大積而不撓

集作苑

中行而有倫和協輯睦宣明教令非文

行政事之全者不居居之貞元十六年春二月詔弘農楊於陵

字達夫自吏部中益其職先是達夫之佐元侯也四入御史府

登天臺也五位劇曹即懿文箐華履行直溫折中憲令克勤細

大是宜典司名命列侍左右而猶以吏理楊歷於浩穰之府抑

天之愛人俾覆露于轂下耶或姑閱其能而將大之耶初西少

尹視事之堂大歷中其長黎氏以勝勢之近取為亭沼故移創

於是自後厥官罕備居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浸廢及達夫之拜未浹曰其僚繼之於是達夫微缺負以循舊常弘必葺以辨攸處用宿其業而脩其方凡所頒督武備廡置刑書糾禁工徒啓塞三右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贊也無不抗也稱者職或退其品而選於近侍或進其材而擢為太吏佐六官分大聯皆其遷次然也集無也字以舊記堙落慮失其傳今斷自大極元年而下列其名氏歲月俾夙來集作風采相屬且為故志云

右街副吏廳壁記

歐陽詹

使有副副之為言繼也其不繼之輔也所以繼其或缺而又輔其違焉其亦摠使之務歟皇集無此字街使之副其職大矣天子外有六合故內闢六街以達之彼為庭徐此為堂室欲靜諸外必先諸內乃置使以清之我唐新典也蓋以警正天衢糾逖王慝

領環游式道

集作過

之卒專杆楸徼巡

集作循

之令夫京師豪傑英

賢

集作俠

之都會蠻夷戎狄之來萃排輪重足憑衆多撓我防則

戶伊動必由我察則目伊瑕必見繇是九成之中乘避貴負敬

長金玉可捨遺則猶土幼弱可欺遇則如傷出門若有賓讓路

若有神雲興烏合而無暴自東自西以咸遂憧憧焉而能

一作字

在其中悻悻焉斯焉而謹在其中六合澄晏六街源之則街使

之功副使攸同也貞元八年以上元舅兵部尚書大金吾濮陽

公廉右街使俾訪忠良以自佐濮陽公先以節行選以材能

擇加之以更歷因之以故舊得建州別駕前尚衣奉御高陽許

公以聞上素知公名即日召見敷對器實有符曩聲當錫紫綬

金章於殿庭而允其請濮陽公本官用視茲佐得人街之政悉

以相符公靜而敏請而真堅鑰禁樞深鋤事根不戒而部伍增

肅不佞而達陌倍理日行作日入息三條四出風恬月靜職斯
有述公此無作遷斬州別駕副使如故旌其一作勞且籍能且
籍能也夫跡亦行生言由事立觀公釐斯置之績得國家建斯
署之義遂書其義昭其績為公廳之壁記云其或接公之或踐
茲位者任是既重德亦無輕列公之左雖百氏可也貞元十一
年五月記 咸遂 集作 咸萃

文苑英華卷第九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

記四

廳壁四

藩鎮觀察附

河南節度使廳壁記一首 邠州節度使廳壁記一首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一首

州郡上

道州刺史廳記一首

杭州刺史壁記一首 江州刺史廳記一首

常州刺史壁記一首 衢州刺史壁記一首

藩鎮觀察附

河南節度使廳壁記

楊炎

皇帝肇建節制之位以上將主四方之丘濟河而西五侯四

將十有六縣大海磅礴乎終始山河迴流其左右旄頭虎力之勁劍服穹廬之長煌煌乎長轂千乘橫合萬里背主乎是邦故秦已上為戎都漢已下為巨防有城府襟帶焉有良將大勳焉有五都污雜焉其風悍其國險鮮車危服囂然相蕩非古之戰守曷以成其業而樹其風者哉昔在武德之初用推武大才則我隴西李王肅明乎神化大家宰宇文公駙馬喬公出將我前軍中興之後循吏繼作則館陶侯郭公鸚鳩氏司馬公相國常公肅公庶績交脩以被昇平之化當今王室多故雲沸騰則僕射哥舒公以縱橫之奇判摠軍國其意者將復用推武大才乎君子曰武德之官神以略其化咸疑成中興之在儉以行其俗阜當今之理動以閣而人安宜乎盡天下之才隨質文之變以永來裔大商乎斯時天寶十二年夏六月記

邠州節度使廳壁記

鄭處晦

邠為古國其俗質而厚其人朴而易理業尚播種畜擾者后稷公劉之遺風始皇并天下地屬喬輔後漢析為新平郡後魏改置豳州國朝因之開元中詔以豳豳為疑因改為邠天寶已前大平遂久西運伊涼萬里而遠邠實為近郡申王薛王以親賢之貴居之大尉房公以盛德之崇居之洎逆胡勃起幽朔西戎塵盆湯湧乘艱難際盜據河右蕃兵去王成不及五百里邠由是為邊郡斥候近郊鎮要害大曆中尚父邠陽王始以朔方軍壯其威容後益選武勇驍健有膽決奇謀者繼之今夫子三年西戎歎關獻河湟數州故地西鄙益托疑作邠為近蕃念上兵戎方息邊備愈遠始詔司空白公由丞相府持節來鎮丞相功成繼命文雅忠恕之風煦然而起邊人若寢寤拭目心意蘇醒

始知禮讓文化之為急務廷議以我季父尚書公前為憂帥夷
七田入安寇盜弭息儲廩果實兵械果完懋賞休績遷鎮是軍季
父又以理憂之政移之於邠州人嬉嬉薰為大和嘗觀屋壁志
前帥是軍之名氏因曰曩之帥此者豈不知是耶始務公車而
角材監壘未暇及此爾吾既承數君子大禮之後敢不動督吾
之未至者況今戎醜既夷不宜獨以鳴鼓擊教繫刺為事因疏
命自開元已來刺是郡帥是軍者追書于屋壁季父尚書公曰
吾思將有以警于吾前警于吾後者邠之士實婦人無桑績不
能自衣朔方之軍惟男子勇於公戰無他業以自厚故郡之人
以耕稼為事軍之卒以勇敢得賞後之撫于人者宜勉農畝時
其徵調人不擾而完富矣帥于軍者宜嚴其刑賞時其衣食卒
不驕而勇敢矣人既完富卒既勇敢生聚之訓諫之吾知青海

之西不數年為內郡矣命處誨紀其始終序于前後處誨謹以
季父之言志于後將永于後之人俾無怠大中二年三月二十
日記

黔州觀察使新壁記

權德輿

古者諸侯路寢成則考之今刺史頒詔條而都府廉吏郡辨章
命令必有攸處署者位之表也一方之所屬目焉黔中為楚西
南徼道在漢為武陵莊躋循江以略地唐蒙浮船以制越五漢
襟束為一都會長人者急之則愁擾以走險緩之則橫猾而犯
禁故分命者得持節按部而輯緩之視他邦授律之不若也元
和二年夏四集作六月制詔商州刺史隴西集作右李君以中執法
剖符茲土凡四使十五郡五十餘城裔夷巖險以州部脩貢職
者又教倍焉察廉經理招徠教化以柔遠人以布王澤元是兵

人焚如之後公堂庫陋饗士接賓禮容不稱君乃規崇構開華
軒西廂集作清東序靚深弘敞廣厦翼張長梁翬飛脩廊股引麗
譙對起自堂徂庭陟降攸寧耀曾爽乎光明宣茲餘以洽平君
子謂福黔人於堂也信以李君敏肅而才代為宗室吏師先尚
書繇大農賦政於此凡七易守臣而君嗣其職老壯感泣猶鄭
人宜桓武之世焉君之長壽安也則泉噴玉在湖也則亭白蘋
在商也則館丹水皆得勝槩流為詠謠及茲則與事任乃休嘉
弘大此集作比是物此忘惠于集作於斯人其他可知也其陟明可前
知也書事以至美其古史記之遺乎三年冬十月兵部侍郎權
德興記

州郡上

道州刺史廳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盡類刺史能集作乃存亡休戚之天

下兵與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

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

其集作辱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

覺涕下前輩文粹作政刺史或有貪猥惰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

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數惡

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貧弱專守法令有徐

公履道李公廙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文粹有二公二字惡有

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黜

集作年月則舊記存焉

江州刺史廳壁記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鮒史墨集作賀非即其人也

秦也

以集作

來國化為郡官廢職策牘之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

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禱祀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

荆之城于潯之陽西

江集作

從岷山東涇渤澌洪濤至是派分為

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為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

於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

大集作

府匪親匪

賢莫荷其寄唐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

集作

恤則

命官禪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

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

集作

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璽節旁午羽書駱驛

集作

走閩禹而

馳千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億功倍他邦故亦大其任而難其

人今年春渤海封公斷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

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美材乎故公以發礪之利導

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嘆曰茫茫舊壤千載在日觀

乎板築則灌嬰之業即

集作皎

而存焉披乎國

集作

謀則温太

大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十有七載纂斯

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纍纍如貫珠善惡成敗我

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銜諸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

若干人躅

集作

而書之以為九江都國誌

杭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

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伐罷州牧復為郡太

守太守刺史無桓其稱秩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

周召人切

一作

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

高選二十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

堅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抗州東南名郡
後漢分會稽為吾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推江
海國家阜成兆人戶曰日益增領九縣所臨莅者多當時名宋
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訐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
業左丞蘇部之公望遺愛在人常大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
節制方偶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
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部况郊海門池浙江山動
搖於掌端靈濤散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控山夷駢牆二十里
開肆三萬室近歲災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王
師雷動元惡投一作折首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
陽盧公幼平為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一作清
人澄曠有清江之姿一作魏峩有秋之壯麾有戾止未適三月

降者遷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月休哉以
卿佐之夫長上寮郡緣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任不登
州談不為榮凡為州者儒不教勇則頓為攻守所由敗也勇不
儒和則失人邦國所由困也故三千石之任方今為難至尊垂
憂勤於兆人延俊乂於高位以蘇州刺史陳郡殷公文可以成
政武可以安人明斷良謀忠在王室其理也寬不容息嚴不拒
情白貫於神明簡易契於黃老德必有憐歌聲繼由是命公典
此邦也至若建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差風俗貢賦之
宜男女提封之數圖謀備矣老幼傳之今之所書略舉薰德也
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記

常州刺史廳壁記

前人

晉分丹陽為毗陵後改為晉陵隋置常熟縣荆常州理之無何

常熟隸蘇州始於晉陵置常州當楚越之襟束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稱領五縣版圖十餘萬里高地劇此關外名邦自狂虜肆亂江湖流地荒人亡十里一室天子詔宰政審可以安人者以工部侍郎贊皇公覽允帝俞拜為此邦昔齊人聞石相將至舉國大理贊皇東轅明詔先下吏愉人恭如時之春視之猶身歸者遍野贊皇公以為易簡本乎攸又於其道而化成封章上請求理三歲詔書寵異進品正儀大夫優賢報功於時為盛自吳通上國越盟諸夏秦裂郡國智如伍負才若鳴夷以及我國家賢良臨州者甚衆未有濬河渠引大江漕有餘之波漑一作益不足之川溝延申浦至於城下廢二隸之隘促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發望至出古人翔物之知見君子濟衆之心大矣哉一境清淨無為一作言而理此舉大略也漢制刺史部領

郡國遷為太守太守課最入為公卿及魏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刺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之遺也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衢州刺史廳壁記

前人

有漢已還州統郡郡或連十城烟或部十部江南多火郡如會稽丹陽鎮頗遐闊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末一縣抵于建安今此州即古會稽西部之地也雖官明吏脩如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恒時更亂離罷置紛糝聖朝字育元元納於大中自衛公累單于英公滅句麗天下和平戶口繁衍元聖溥行葦蓼蕭之澤於下延延公卿議割州邑謂疆與府近則易為理人與吏親則易為安以婺州封畛為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為大郡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卿益信州而不為寡去年江

湖不登茲境稍穰故折右流離多就遺秉凡增萬餘室而不為
衆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新永年名山大川旣麗
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領郡郡與州更相為號
遷復從宜之當也置觀察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甲於
他部忠貞之老則武威一作陵非公李僕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
王禕遺政行為故事名位光於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
超拜名郡賀蘭大夫為之李郎中為之自逆胡悖天地之慈犯
雷霆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浙東之暮有文有武家頌
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綽罪聖恩示以鈇鉞之威未即大刑以為
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置節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
史為之使俾與夫使特節其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
山陵爰隸浙東廳事馮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于夫

長百晉以來或稱州牧國朝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為名親賢如
寧岐弼諧如狄宋皆拜焉在部視侯伯入朝西卿尹其車服阜
蓋朱轡華蟲七旒進賢兩梁冠玉佩青綬右有銅獸竹使符太
守不假節刺史臨兵則特節今雖無事亦稱使持節戒不虞也
降銅魚詔書合之代獸符也夫子門人高第者唯稱雍也可為
諸侯至矣哉古之為理本於德行贊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
愷悌君子民一作人之父母為王者輔宜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
贊皇公從子檢校吏部員外郎華述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